

古文辭類纂

上卷四

奏議類下編三

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蘇子瞻策斷中

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閒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

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疆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

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白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于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下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周市利而販夫小民終其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

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出。被兵焉。則眾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挫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蘇子瞻策斷下

唐應德云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羈制

舌者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

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繼紆之
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
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
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
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
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
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
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
示不如渾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
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
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
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
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

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皝

之傳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
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
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
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
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
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
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
悅之知不可以畱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
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
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
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
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

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變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才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眾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閒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閒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

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
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
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捐之心豈待深
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
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衙窠藪也被僭立四都分置守
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
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
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
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
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
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
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憚
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

古文辭類纂 卷二十三
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蘇子由君術策五 審勢。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哮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汙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壅滂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

其勢不至於被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楚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未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晉者天下旣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懼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眾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

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踴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蓄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悻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蘇子由臣事策一 用重臣。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

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懼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

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譏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惟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

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

古文簡義卷之三
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蘇子由民政策一 尊三老。

中間引詩一段文字甚佳。而於後半民所與競義不甚聯貫。是子由精神短處。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